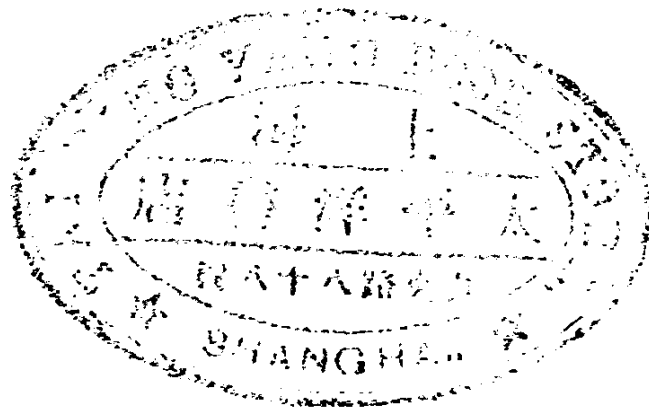


演說術



上海
太平洋書行印

序

傳達思想的方法大概有兩種，一種是靠文字的紀錄，互相傳授；一種是用言語的宣傳，將甲一方面的思想傳到乙一方面去。這兩種方法各有各的特別長處，可以說，都是占傳達思想方法中的同等地位。

現在社會上對於這兩項所注意的範圍，大部都在文字方面的修養，而常忽於語言方面之練習；如作文、修辭等科目，皆為訓練如何使用文字而設；至於如何使用語言的問題，實在很少注意及此。故演說一途，誠為吾人所亟宜研究，練習之事。——這是編譯此書的一點意思。 十二，十一，十二日。

演說術序



演說術

第一章 導言



一位好的演說家，必需幾箇條件，這些條件不是能得自師傅的；我們在下面說一說。

第一件就是要一箇好聲音。近來許多方法，很能殼使聲音完好的矯正。但有時候也是確實不可能，要想在重大的事件中使一箇很壞的聲音者說出一箇很好的音調來。不過從聲音方面的平均情形看起來，也無須怕上演說臺，因為有時間和練習，也能增加

聲響等級的發達。常常的聞說，希臘大演說家德莫辛內斯 *Demosthenes* 練習他宏亮的聲音，是由於常與他居住附近的海吼，使力的高叫超過牠；但或許他本有一箇比較好的聲音起始練習，一定不全如相沿下來所傳說的這樣。（按我國學唱戲的，常在清早練習噪音。）

還有一件事，似乎不是練習所能得到的，但這箇是大演說家所必不可少——即是「箇人的吸引力」 *Personal magnetism* 這件隱約東西。可以用旁的方面說，大演說家也一定是箇很偉大的人物。他的理想和同情心，必是同一的偉大存在他的胸中，來做他演說時傾吐的工具。

儻若他沒有這兩樁天賦的要質，沒有練習的方法可以使之得到。這是爲什麼大多數的人們想做一箇演說家，僅祇少數達到這番境域的。

但是人們具有少量的吸引力，好訓練也能使之完善，至於有很大的箇人吸引力而無演說方法，也可以使之完全失敗；所以在下面試試將這些方法逐項剖明一下。

第二章 發端

一篇演說之一部分占開始十分或十五分鐘，叫做發端 *Exordium*，此字係由拉丁字 *Exordiri* —— 開始織網子的意思。

這一部分演說的大致方法，就是——開始不要用氣力。Don't get easy。無論那箇演說者破壞這條規則時，一定會感受相當的不幸。此規則有富於經驗的演說家之認許。有些不諳練的演講者，慣常猛然的開始用一陣高聲破出。接下來的時候，他就感著演說辭必須繼續或增加高度的困難了。

聽者是很不幸聽這種講演的起始，因為當這箇講演者祇要工作十幾分鐘，他將會要漸漸的匯合他的力量如一條寬面的江河似的，隨即也漸不能支持了。在這時候，這篇演說呈一種連帶的暮氣；並且聽衆也爲之不快。這種舉動是很難的，沒有誰能設做那項大吼兩次在原聽衆之前。他可不妨試試，但是聽衆聽見他這番

聲音，他們將避席了。

在開始的時候，聲音祇應當達到人人能聽見的高度爲止，這一點我們應把「鎮靜」的功夫現諸每次講演的發端上。當滿座都安靜了，再把聲音提高，以人人能聽清楚爲止，但不可過高。將你的才能韜晦一點；儻若你實在有一篇演說，把他放在稍後一點。

至於『發端』的實際方面，那又靠某篇講演的預備了。在此處講演者須「弄清地位」或「修鋪道路」，爲所擬的主要題目布置。

儻若演講是關於傳記，或名人一生事蹟的，發端常常說的是

關於他的父母，他的生地，和其早年的環境等等。儻若題目是關於科學和哲學的理論，這篇演說的發端，自然要說明這箇理論從前所占的位置，和與現在所討論的理由之異同處。

儻若先把聽衆對於某問題的誤解弄清，當這項理論須要擁護的時候，凡不確切關於這箇問題的一切批評，不難輕巧的滅滅。

在這裏，若要擁護達爾文，Darwin起初最容易暗示我們的，是關於他的智言如長頸鹿頸之長長，由於常向上伸；及鯨魚之所以有尾巴，由於當其泅泳時，把後腳緊密收攏所致；但我們須應向這箇主義所由來的方向，他的前輩拉馬克 Lamarck說起。

儻若問題是關於科學的社會主義，可以在發端裏面，相當的

指示出來與此反對的方面，及仍繼續非難不遺餘力的烏托邦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是縱恣於半世紀以前的。

總之，演說者做這步『發端』，也和一箇家庭的聚會似的；當其決定要在客廳裏旋舞一會，他們就要把桌子推在一角，把椅子放在後邊——檢拾一箇場面。

第二章 善始

莎劇家 Shakesperian 常說，「全部好，終於好。」這祇僅是一部分的真理。一篇好的演說不獨要終於好，必須善始才妥當。

聽者儻若賞識而信仰某篇演說的開始，此後的演說也會更加注意靜聽的。

釘一顆釘子在某物上，儻若打歪了，有手藝的工人可以把他拔出來再行釘一次；但演說方面的事，那就很不同了。一回失意的或紛亂的起始，把演說者的心枯焦，壓迫，並且使他很好的預備都不能用了。由此也把聽衆的信心挫壞，以致於繼續下去的，同樣的都不堪計較了。

演說家沒有不敍一番第一步開始的言辭，不必一登演講臺就把他緊要的意思向著聽衆表示；除開在極緊急的事故上就是例外

身體動搖是不好的樣子，但是許多外行的演說者「週身的搖動」並且時而「半咳」時而「吞吐」在頭十分鐘或十五分鐘裏，這自然是應免除的。

演說者須得注意，聽者是抱怨時間消耗於一種長久的，搖身的，無意思的引言，祇要有一箇恰合的卽穀。否則續演下去的時候，將太晚想把這種「冗長」的引言刪去，或者——祇有走下臺去。

第四章 慎言

格蘭斯頓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是一位英國下議院

最受愛慕的演說家，每分鐘平均說一百箇字。布洛克 Phillips Brooks 是一位美國錚錚有名的演說家，他所演說的速度一分鐘裏有二百一十五字，他雇聘的速記員，常常爲之恐懼。

他之得能成功爲演說家，不是因爲他說的快，是因爲他的發音完好，箇箇字講的清楚。很少的人能及他的。但是布洛克儘把他的速度減少百分之四十，那就覺得更好了。

聽衆平常多半思想的慢，所以演說者應當投彼時大衆之所宜；因在演講會裏，不一定箇箇都像演講者受過多少教育，須留一番餘地給他們，用不著儘其速度而傾吐。新觀念必須思量一番，在座的聽者也是一樣；思致力在演說時須比較放慢一點。適當地

點的停逗，是很有益於我們的。

有一次一位少年演說者，在他的聽衆中，臺上待著一位老練的演說家，因此之故他就儘其所長演說一番。這位盛氣勃勃的少年，在他打頭的辯論裏，懸河一般弄得很好，忽然他一想，哦，他的記憶掉了一間，他乃不作聲的等著，直到記出來的時候再說。由是他就繼續下去直到末尾。散會後，那位老練的演說家走向前面同他握手。這位少年問道：「你有甚麼矯正我的地方麼？」他的心裏已經很不自在了。

「是的，」年長者說，「練習停頓的地方。」演說家最可貴的方法，就是有種種步驟；可是當演說者高聲而且急速的講演時

常把這些地方失掉。觀察兩個談話（不是爲口才和論辯），覺著他們的言語是來得慢而且清楚，還有一種清白的自然性質。至於一到演說的時候，常常把審慎的心思丟了，打頭就像山洪決口一般的說；儻若能幹的演講者，他寧將包括演說辭裏面的各點，用急進的聲調煞尾。

演說家留意選擇他的言辭，是要聽衆聽明了；因爲辭句審慎的攷量，他的聽衆就會不知不覺的，把他重要的地方印入腦筋。

自然，審慎也不可過甚，儻若聽衆已經把意思都明瞭了，他還不能毅由此轉快一點，其結果必致不美滿。

第五章 演說之終結

演說的終結 (Peroration) —— 是由演說 (Oration) 這箇字冠一箇拉丁字頭「Per」。「Per」有幾箇意義，其中一箇是「充其極」的意思，如「Peroxide」是一種到了極高程度的酸化物。

或許在這裏也是用了這番意義的，因爲一篇演說的煞尾，是在全篇的極頂。

演說者儻把前面的法則「開始勿著力」，「演說時要審慎」失掉，此處將連帶的感受困難。儻若他說的太快，他就不容易擴

大其步程——至少的說，不能說充分得到美滿的終結。

儻若他說的聲氣太高，絲毫無所蘊蓄，那末他的聲音將不易在切要的地方擡高。

終結有兩件要素，一箇是增加速度，一箇是擡聲調。這兩項東西是相輔而行的；當演說較快的時候，聲調自然而顯明的擡高，這也是事實應當如是的。

演說終結時，有一番自然的凱旋。因問題已經在演說主要的部分解決了，對方的地位已經消滅了，現在重要的終結，乃宣告勝利而歸。

儻若有一番動情的話要加入終結的時候，把聲調變柔是很錯

的。卽令要聲調稍低，也須得加一番力量和緊張。

演說終結的材料，是一篇演說主要地方總集而成，應把主要的系統歸結在這一點。

終結，或者剛強的煞尾，在音樂，戲劇裏面常常需要；以外凡屬表演在聽衆跟前的都不可少。許多音樂隊的譜子，其煞尾多半驟然的一停，而大部分的樂器，彼時充量的應用。每篇音樂的喜劇，其終結常用極動情的音調演於樂臺上。

但是，演說者須把強辭奪理的言論和武斷去掉；他所給於聽衆者，是聽者所需要的。演說用的題目，須用新而且非常真實的，並且他的義務，是說給聽衆一些所應要的東西。

演說之終結應當儘其口才之長，才可以使聽衆得到一篇慎重的演說中之真確觀念。

第六章 博學與擇讀

當人們在演講臺上做了一番有價值的事，與他早年是常有關係的。

每箇大演說家或大著作家的傳記，常有與此相當的字句：「他是一位博覽廣誦的讀書人。」赫胥黎教授 Professor Huxley 在他有趣的自傳裏，（他的第一部文集頭篇裏面）說他少年時代的事蹟道：「無論什麼東西我都誦讀，所以我能設伏案用筆。」

演講者蔑視「讀書」，是預定下失敗之徵兆，並且爲缺乏學識的緣故，是常常要急於下臺的。（自然，所謂讀書 *study*——或學問——凡留心閱報讀雜誌……及各項觀察和實驗，都是包括在內的。）

演說者輕視讀書，不僅是他的錯誤而已——並還是一項惡德。質言之就是懶惰。既然如此，我們無異希望一座好牆，要一箇十分懶於擊甌的人來砌一般。因爲一箇人想說出些東西而爲他所不知道的，簡直是一件笑話。

我（魯意斯自稱，餘均同此。）曾遇見一位少年，在他十八歲的時候，常夾著翻破了的一本哲學名著。有志做演說家的，可

以學學他求學的榜樣。

一箇演說家必定要讀有學問的著作者之書本。但起頭的時候，有志願研究名人大著的，寧可從一些解釋清晰，理論平常點的研究起；如初學者研究生物進化學說時，讀達爾文著作的過程，最好先讀赫胥黎的論文；想研究馬克思學說的，那末司拔戈 in Spargo 自己說得不錯，他的種種演講集很可以做這番引渡。

猶太人爲何此刻在世界上做社會主義的運動這麼熱烈呢，因爲他們大都是些學生，或者是有程度的學者。猶太人許多的經驗告訴他們須常常勇於學問，可以說是認清了這項「博學」的價值；而他們許多鍾點的同種兄弟每對於此點加以蔑視。「演說學問」

是演說者所當重視的，儻若他沒有時間來研究各項大著作，那沒除開特別的事由而外，他必須儘其時間能力研究較淺的第三步或第二步的著作。

演說者必須抱定一種絕對的態度；他應當埋頭書案深加研究，而登臺發揚的時候也要充分到極點。

第七章 題目

一篇大的演說必有一箇大題目。演說者最初的攷慮，就是這項擇題的步程。觀其所擇的題日常可以把他明瞭的看出來。他從前學問的修養，或其學問的缺乏，由他所選擇的題目裏，可以表

現他的程度之高下及關於此外的事情。

演說者必須注意，在做他的事業以前，他將來的成功是靠現在的決心。不僅靠他過去時間之所學，而尤其為他的將來，要決心現在求一番知識。

曾記得不久以前，一位少年演說者冒昧的登臺，可是他打頭就弄了一箇錯誤。他選出的特別題目，所討論的範圍，除開研究美國公司律者，簡直與大多數聽衆無關。

近五十年來學術的發達，要算自然科學的進步為最盛；重要的各項問題，「從何處，到何處，為何處」三方面，已經找出我們所真確知道的各項結果。

至於在中世紀的時候，教士可充分的討論天堂裏的問題，如許多天使能在鍼尖上跳舞的一類；但在二十世紀，人人都是用重大的題目，並且人人都希望要一箇解答。儻若講演者所說是他所特知的，羣衆一定很熱心傾聽。儻若他說的爲羣衆所熟知的，那末他們就會不高興，而這種演講，寧可不必講演。

這是何故祇社會學家和科學家僅可號召真正的聽衆——因爲他們具唯一有生氣的，重大的，真理的講演。

第八章 練習停止

演說臺上最令人生厭的，沒有再比連綿不斷的聒絮了——就

是說，講演者不能停止。演說方面不好的現象，要以這項爲極壞。演說者用這種方法博榮譽，反致有不能引起聽衆注意力之失點。

我近來遇見一箇人，他在他的本鎮很有演說家的名聲，同鎮的人們，也常常誇耀他是一位未來的貝伯 Bobol。我於是得了一箇機會領他第一次的教。他確有一箇好聲音，並且是一位有預備的演說者；但是我即刻發現了，他的演說超過了他的榮譽——他犯了不能停止的病。

我第二次又走去聽他的演說，那時候演說會中職員定了一箇章程，他們特別的預先通知他至多演說不得過三十分鐘。當四十

分鐘已過，他仍照他的故態洋洋不息的講下去。每間十分鐘旁人遞條子給他要他停止。他看了這些條子，知道他們的意思，於是設法想停止；最後他免強的停了，可是他並沒把意思講完，不過把嘴閉著下臺了。

像這類的演說家，祇適宜於在街市演講，因為街市上的聽眾常是流動不息的；那時候儻若他們聽飽了，他們可以自由離開，而演說者也可由這一問題講到那一問題，新的舊的聽者一塊兒在下面聽著。因此之故，在街市老練很有素的，到了演說廳裏總不免有這番失點。

即令演講者所講的十分好，而聽眾或一部分聽眾對於這點感

著不安的，並不一定他們不能等待十分或十五分鐘，是因為他們不知道這位演講者到底還要講十分鐘或者要講半點鐘呢。

有經驗的演說家常能揣測腳步的移動聲，和衣服沙沙響聲的不寧現象；並且他即刻會在相當的時候，看看表，用一種沈靜而決斷的口氣說：「請等我十分鐘內講完這點」，或者隨便他需要多久時間。這麼一來，不能久等的即刻就可以離座，其餘都是決定聽下去，如此，則秩序不致紊亂。

演說者每每忘失這番表白，他以爲往下說去，聽衆可以恢復清靜。這種態度，將沒有方法可以制服聽衆的紛紜了。

第九章 主席

講演者的經驗告訴他，主席問題，在某時候是一件很費斟酌的事體。

許多會常被壞主席弄糟，所以演說者要想把他的工作得一箇十分好的結果，當須對於主席加一番注意。

主席的職務大約有兩項：介紹講演者，和判決次序的先後。後者一項，在講演者多人集會的地方適用。而前者適於來了一位初到的演講者的時候。

當主席宣布於聽衆演講者是誰，他從何處來的，他的演題是

甚麼，和這箇會的起因等事以後，他的事情就完了；主席在這時候，離開講臺擇一箇前排坐位坐著，或者佩帶相當的徽章，以爲表示。

我們常常看見主席們，當別人在臺上講演的時候，常被一般聽衆很明顯的注目，因爲他慣把腳橫起叉著，時而在這一方，時而在那一方；以外，故意莊嚴地把手放著或摸素他的表練，或瞧他的表，好似已經超過他的時間範圍了一般；或者他注視程序單，如同忘掉許多極重要的事件；凡此等等，大半都是他不覺的，可是他把他聽衆的注意力和講演者的言辭，不斷的攪擾很多了。

有一次我在一箇大城市裏講 Mayer Haywood-Petibone

問題，被好廣告招致攜來的聽衆，很有一箇大數目。我的主席是本地地方的一箇演說家，他被這麼多的聽衆高興迷了，說三十分鐘這樣的話「魯意斯先生會告訴你們，如何這些人在 Denver 被劫；他會告訴你們爲何鐵路上預備一種特別快車不加限制的登記；他會告訴你們……」等，直等他覺得關於這箇問題，聽衆都知道了，他才停止。這件事是因爲我們有一箇大辯論會，要搜集一些材料作辯論的特種關係，所以也不能說他十分有過錯。

我記得還有一位主席，他曾散散漫漫如此的說「你們已經知道了這位演說者，你們已經看見他的名字在我們的單上，他在國家很有榮譽，我現在特請他好好的講給你們聽。」

不幸，許多沒經驗的主席，總找些講演者所報告的跟著說。

第十章 箇人之僻性

演說中箇人之僻性，約有兩種，有一項是屬於性情的，有一項是屬於行爲的，總而言之，這兩項都可說是事實上的僻性。

一位年老而奇特的福勒 Follen 說「記憶是收藏在腦後的，人們可以在彼處採掘。」但有一些演說者似乎這件東西可以在表練上發見，或者擡頭向天花板縫裏去找。

差不多的僻性都不令人愛悅，並且都是沒價值的。當他們把這些僻性從起初養成了，於是成了習慣，遇有事故，每每表現這

種行爲。

我常常覺得我自己，當我說頭句話的時候，慣常把手搔我的頭髮，如此我才能設把我的話箱打開。

德布 Doss 演說的時候，常常的重繁解釋，好像轉一塊四方形的圈一般——這項僻性，或許他的原因，一半由於過勤而身體柔弱，一半由於希望聽者確能了解他所說的主要意義。

事實上的僻性是非常之平常的，演說者大都不難設法去掉。

屋德伯 G. W. Woodbey，是倡「爲什麼要做，就如何做起來」的一位有聲名的演說家，他演說沒有不在一點鐘裏面不問上二三十箇「你們懂不懂？」，還有難形容的，他演說總把下顎向

前衝出來，常使聽衆瞧着難看，這或許也是他榮譽中的一箇缺點。譬如老練的演說家柏靈 Barney Berlyn 他講演的時候，總祇說「你們懂的」，但他是非常的誠懇，他的姿式很加了一番嚴刻的約束，非一箇冷靜的批評家，簡直瞧不出他的什麼來。

在西陸我知道一位演說家，他常常的問聽衆們，「你們了解我所說的麼？」這是很令人招惱的，平常聽衆的能力，全靠演講者如何的驅使。不如這樣的說：「我已經使你們了解了麼？」才把過失錯得恰當點，但也常常應該是這樣的。儻若聽衆沒有「了解所說的」，祇因爲自己沒有說明瞭。

腐敗的話和腐敗的句子，是因爲懶於做練句的功夫，並且由

於沒有一本通暢的字典及其他等原因所致。

唯一的方法，祇有下苦功練習辭句；一樁事件，用各種方法去說；「觀察」每項的心得，增益你的話庫。

第十一章 野外講演（主席與分類）

常有人說，在學校裏面的自由講演有一箇決定的主席，使在座聽者不致感困難。但在一箇公共地方的自由講演，那就無須乎要主席了。但一箇較爲適當的辦法，在公共地方的講演，主席不知道講演者的職業等事項，主席就可以暫時迴避；如若演說的與聽衆相識，主席也不必做事，儻若是一位新到的演說者，有主席

似也可以介紹一番。

野外講演是各種演說裏面的很難一種。初學演講的，不宜於這種，但也不妨試試。

我提出這箇問題來，因為這項演說是做社會運動者，在將來時候會增加應用的，所以我們來討論設法把不妥當的誤點免去。

現在，我把幾種理由說一說。第一項，野外演講時主席沒甚麼職務；他確實是冗多的。因為在那種情境，沒有次序的先後來決定，演說者也不必介紹。

在這種場合，雖有些應注意的事體要宣布一下，但是這寧肯等講演者自己去理會較好。等他們自己去把喉舌弄清，找出自己

適當的聲音高度，把意思傳遞給他的聽衆；由此他可以好好的從第一句講起。

儻若講演者知道，全部分的計劃都操在自己手上，他可以少受許多的刺激和膽怯。我記得有次開會，爲爭主席的緣故，以致把時候延誤遲了。而主席有時甚做出偏袒的事情來。

壞主席常常弄錯事體，他所說的「開會辭」，使聽衆與講演者兩方面都難等耐；而良善的主席他們並不多做甚麼事，讓演說的充量發揮，聽其自由舉動。

我僅僅遇著兩種人爭論野外講演的問題，有一項人以爲在這種場合的主席時常礙事，因爲他的權力太大，可以起野心把別一

派人的運動吞滅。有一種人就是自己要做主席的。

現在我們討論在野外講演事先的預備事件——分類的問題。科學的定義，是「分科的學問」，當我們把旁的許多話撇開，用這幾箇字似乎能把意義透達。

分類的練習，在野外講演是極不可少的。人人都可知道，當一位演說者宣布他的題目以後，儻若不管他的主要意思和開會宗旨，上天下地的亂說，拉幾句陳話塞責，這麼的講演不能使誰有一點印像記在腦筋裏。

想得到這項分類的知識，老實的方法就是要多讀科學。科學所集彙種種令人驚罕的事業，一半的價值當歸功於這項系統的分

類。科學最初一步，就分宇宙爲二部分，一部屬於無機的，一部屬於有機的。研究無機的，隸屬於「物理學」的範圍；有機的，屬於「生物學」的範圍。

如物理學（非狹義的）又再分爲天文學，化學，地質學；而生物學也有兩大部分，即動物學與植物學；這些又再有分枝的析，達於物質宇宙之各點。這就是科學分科的樣子，也是我們知識中很可貴的部分。

我們學習分類，另外還有一箇方法，即選擇一箇題目來「解註」。這裏有箇法子：

用一箇練習簿，其長與闊大約是八寸和六寸的光景，從第一

頁裏面寫起。在頁子的左邊上行寫一箇好題目，離開這裏再從第二頁又另外寫一箇。其餘的頁子上，照這樣的載記旁的題目。

在選擇這些題目的手續中，取其適於講演的題目——合於你有的的一些好意思。其次即刻可以用你的意思構成一箇大綱。例如最低限度的題目有「自由」，「天然淘汰」，「自然的力量」，「經濟的命定論」，「互助主義」，「箇人主義」和其餘的一些題目；而關於這些題目的，首先必具一箇最低限度的學問。

或者把你所讀的書，平日覺得有價值而作了記號的地方，在你的的一些題目上把書的作者，部數，何章，何頁載記着。當你擇那箇題目演講的時候，你就可以知道在什麼地方。

所有關於此類題目的材料，須靠博覽多讀，但是儻若不細心誦讀，不能把取為演題的材料找出他的最好處所，那末所發表出來的言論就會沒有價值，祇不過一些的臆測，荒廢聽衆的時間罷了。

最不宜的，莫過於談這些「絕對的制裁」，「永遠的真理」，「不變的權方」，「基督教的倫理與社會主義的倫理之共同」……此等都是失去科學的立足點，六十幾年以前的老調子。

像這些論調都是近數十年被科學與哲學所指摘過的，儻若我們能設博學，就不難洞察這些情形，也一定不致於在二十世紀講這些話。

第十一章 預備

培根 Bacon 曾說：「讀書使我們成一箇博學的人，著述使我們成一箇確切的人，談話使我們成一箇有預備的人。」

這幾箇條件中而最重要的，要算「讀書使我們成一箇博學的人」了。演講者不宜講演任何題目，非他會把某項問題，切實的做了一番研究的工夫。

但是須得注意。聽者也與講演者一般，必須有相當的程度才行；時常心裏也要打算做一箇好聽者，不要自視太平常了；因為當講演的時候，就此可以得許多機會增進學識。

演說者最好把他的演說辭寫出來，反覆記誦。但至少的條件：
：當他登臺講演的時候，他的一舉一動須得十分的懇切表演；而聽者當彼用心為他們而工作的時候，也應當表現一種和藹的態度

把演說辭預先寫出來是有許多益處的，尤以初學演說的必須練習。這項方法給我們一種確切的精神，如培根所說的能使我们成一個「確切」的人。因為能使我們在這裏面，找出正確的字句。

儻若不能在書案上，找出確當的字句，試想在演說臺上須得繼續說下去的時候，那又如何能說得到呢？

在自修室裏預備一篇演辭，演說時是有莫大助益的；我的朋

友倫頓 Jack London 曾告訴我，當他在演說臺上的時候，他最感困難的原因，就是平日沒有做預備工夫的習慣。

用筆將所要說的寫出來，並且還是攷驗各誤點之好方法。我們平常起初慣覺得某點很重要，可是當寫出來的時候，又發見他的失點。換言之，不妥當的意思，寫出來充分的可以辨別。所以我們與聽衆相見以前，做這番研索的工夫比較要妥當些。

又，如前面所引的，談話可以使我們成一箇「有預備」的人，最好的方法或可向著一面鏡子論辯所要說的話，或者對著壁練習我們的資式格度，如我們所希望在演臺上一樣。

在兩三箇聽者前面，把他們作當許多衆聽的練習是不妥當，

因境況的不同，成效實少。我們寧可獨自一人，尤其是在重要點上，反覆練達辭句的開合。

根據幾頁演說辭的綱領演說出來，或許也是最好的方法。一箇清析的演說綱領，也和動物的骨架一樣，確是一箇最高的組織；我們祇要把這箇綱領事先用筆將內容補充一下，當演說的時候，這箇綱領很能提醒我們。

在戶外或野外的講演，所要用的引言必須記熟，這常是一條普通規則；因為那時候沒有時間來穀我們記憶。至於沒有和聽衆見面以前，就沒有如此的迫切情形，所以引言必須在彼時熟爲記憶。引言從好的著者取出來的，可以顯出他演說的特點，也和一

本好書的特點一樣。

當把演說辭裏的綱領充分的寫出來的時候，譬如十五或二十頁，我們可再加一番精細的思索，訂正成十頁的光景。如果演說者有餘空的時，他不妨再把這篇綱要縮成一兩頁的面積。

組織一箇綱領，是演說很好的鑑定。僅僅的一堆字句，當然不是綱領，好比哺乳動物原始時代的機體，沒有一種穩固的形體和骨格一般。

這裏有一箇演說綱領的例子，當我在加里克 *Garrigue*，一千九百零七年五月所演講的題目爲「社會主義與近代倫理科學」，其大綱組織爲：

(一) 這箇問題兩方面大致的衝突。

(二) 科學加入這箇戰團的情形。

(三) 歷史上倫理學之派別——

(甲) 神學派

(乙) 先天派

(丙) 實利派

(1) 述其範圍 (2) 解釋 (3) 批評

(四) 近代科學之趨重於實利派。

.....

當我演講這箇問題以先，我足足的寫了二十頁，其中關於「

述其範圍」，「解釋」及「批評」三項，足占了一半的篇幅。

第十三章 辯論

大辯論家必定要先是一箇很有口才的演說家；但他必定要是一位某種程度的演說家。許多有口才的演說者，在辯論的時候常常也完全無濟於事。他們對於辯論方面失敗的最大原因，就是因為他們平日講演，都帶著很詳細的稿子，除此以外或者把話句記在心裏。

一箇大辯論家的要質，可以分爲兩端；（一）大體方面，（二）學問方面。大體方面的情形，也必須與有預備的演說家一樣

，對於所定的題目有十分的把握並且能思想敏捷而清晰；加攙某項意思的時候，也須非常懇切；在很短的思索裏能得確切的言句。至於斥候反方的言論，這項才能不僅專靠聰慧而已，須得在自修室裏做一番切實的工夫，當登臺以前。

辯論者必須澈事物之底；最好取一箇反面的言論，來一點一點的回答，直到最後的終結。使我們最有益的，莫過於把我們的言鋒，深入某問題的全部裏面，而練習進攻的詭辯。

我把近來筆記的方法說出來——此種方法是我多年應用的經驗。這箇方法簡而完備，我想再沒有修改之必要了。

演說臺上安置一箇桌子。在還沒有把桌椅擺好的時候，不要

讓主席宣布開始辯論。其次，將一起質量很好的散頁白紙陳上，紙面大約九寸與六寸的長與闊。紙張一定須要散頁的，平常的筆記本不能適用。其次備一枝好鉛筆，一頭藍色一頭紅色的。

當敵方開始第一箇論點，就在散頁的紙上即時用藍色記下。但紙頁不必寫載數目。一頁紙裏面，僅寫某一項論點，儻若即刻有答覆，就在紙的下半把自己的論點用紅色寫出來。

這張紙的界限須分曉，上面的僅寫敵方的藍色論點，下面僅用紅色寫出來自己的答覆。

這種方法，其利益就在便於答覆的次序，各論點先後的位置祇要把紙的次序移動即得。

把比較強烈的論點選擇放在前面開始，使這頁紙翻的放在桌上，與其餘的隔開；而其餘的也要把次序弄清，免得主席傳話開始辯論的時候，在桌上摩不清頭尾。第二箇論點，可放在另一起裏的上面。當一起一起的弄清了，把紙面再翻過來開始辯論一項一項的辯論下去；直到對方的論點都駁完了，那時可以把這些紙又依次捲起來。

當我們把敵方一項論點記完後，我們就要利用時間筆記其餘的紙頁，在這些急不暇擇的速記裏，難免有幾張錯誤的出來。儻若把敵方一件不大緊要的錄下，如不必特別作一箇明瞭的回答時，就可以把牠另放在一起，或者等一刻再把充分的解答錄出來，或

者不用。

直到敵方的各點記完畢以後，所得的速記慣常比我們要用的多一半；如若時間有暇，儘可以把每頁都打量一番。儘遇著有含糊的或者不大緊要的事件，須得弄開在一邊。最好是把那餘剩的時間用在強烈的論辯基點上。

一篇好的辯論，必須鍼對敵方重要的地點。儻若讓他的重要論點溜走了，這是很不妥當的。至於兩團體間的辯論，那是另自一種了，在下面略為敘述。

有價值的辯論，最好以兩派思想顯確不同，各方所持的真理根本不相容的兩方面相辯論；這項辯論，有教育上的最高價值。

每篇演說辭需要一箇很強的結尾。但辯論常常在於開始，因為用強烈的開始，可以使立足的地位穩固。但辯論所最不妥當的，就是易犯有始無終之病，儻若把這點避去，最複雜的問題乃不難解決。

一箇強烈的論點固然應該放在開始；可是其程度要使聽衆能以堪受爲限。智慧宜對於辯論上做解析的用途。至於故顯其智慧，乃而對於敵方盡嘲笑之能事，那末，祇能使聽衆裏面有智識的分子憎惡，僅能使一般沒腦筋的喝采。無論甚麼時候用這種手段，演說臺上遭不可補救的損失；用這項手段的辯論者，其心理無非如訟棍式的律師一般。

下面是我一九零七年十月在加里克 GARRICK 辯論時，得意的一箇預備答覆的例子：

我的敵對哈定先生 Mr. Harding 說：『譬如持箇人主意的斯賓塞爾先生 Spencer，是一位極端者在這一方面的，而社會主義者，又是極端在他一方面的，但我願守其中庸的地位；而你也並不難發現在「中道」上的真理。』

我在藍色的筆記裏，錄上「極端者，中道」。答覆的筆記用紅色所寫的，是「旋轉的地球。」

我從這兩項筆記中所作的答覆是這樣：

「哈定先生說，我們不應當做社會主義者，因為儻若不然，

我們就會成了一箇極端者，如斯賓塞爾先生在他方面似的。我們應當跟隨哈定先生所示，須各守其中庸之道；因為他說，真理常是在中道發現……這麼一來，儻若誰問你地球是從東邊向西邊轉呢，或者是由西邊向東邊轉呢，你應該回答說「兩方面都有一點兒」。

◎按此段論辯是否全然合理，係另一問題，但其筆記方法，頗爲可取。

第十四章 聽衆

演說者須要明瞭他對於聽衆的責任，假使祇因爲天氣的關係

（如下雨，大風等類）而不到會，這是演說者很可責備之處。我們應須知道，當名字宣布出席講演的時候，我們必須出席。

講演者輕視聽衆，斷不能使聽衆懇切的重視講演者。希望將來解釋過錯，是很不對的；譬如想日後遺著不高興的聽衆，說幾句：「……那天的雨太大了，我想聽衆諸君那時沒來呢。」儻若那天到了十箇人，豈不要比講演者多十倍麼；無論如何至少要去到會，感謝他們的盛意。這樣，他們心裏也著實覺得你很能事實上負責。

我記得有一晚在舊金山 San Francisco 的科學院 Academy of Science 作第二十一次講演的時候，正值傾盆大雨，爲此地所

曾有；雨落起後好像是一整塊似的，從六點到七點半，雨量還是沒有絲毫減少，而從街道上望去，雨水落的像河港一般。

「今晚一定沒有會了，」我悶悶的把講演稿收著放在口袋裏，想預備收場。可是我無意之間一抵會場，我即刻喫了一驚，那時看見場內業已滿座，而到場的人數，竟與平日一般。儻若我自己不阻止我，我想以後天氣永遠不能阻止撓我赴會了。

還有一件事，演講者當要思量一番聽衆的心理——「總不要希望他們原諒你。」聽衆特來領教的，爲的是要了解你所標的題目，儻若忽而不到會，那麼開頭就不應當預備講演。

儻若常常求原諒成了習慣，以後的講演將無往而不希望人家

原諒；即令一篇充分預備的講演，在引言裏也要有這種笨話。

講演者免除這種惡習慣，是減少別人的指摘或別人的姑息之方法。儻若演說受不了公開的批評，而非求原諒不可，那麼就可不必來講演，不如坐在聽衆中間，聽別人的講演好。

在聽衆跟前表現一種誇耀態度，自然是很足使聽衆討厭的，須得改去才好；但缺乏勇氣和自信，也是不好的現象。當然自信不必達於極點，固執的精神，是一樁不可取的態度。

人們常說：「不知道什麼的人，且不知道他之不知道，就是一位蠢人，避開他；不知什麼的人，而知道他自己不知道什麼，就是一位忠實人，可以教誨他；知道事體的人，而不知道他知道

，這是一位懦弱者，鼓勵他；知道事體的人，而知道他知道，這是一位聰明人，可以跟隨學他。」

第十五章 街市講演

——格式——

街市講演與他種講演迥然不同，因為這箇緣故，許多演說者能於別種講演，而不能於這項講演。在講堂裏面的演講，開始的時候「勿著力」，並且爲他的題目鋪張道路；但街市的講演，這種方法不能適用。

他必定要打頭就躍到本題的中心。他必定要把頭十幾句話著

力的說一說，由此，他的聽衆才會漸漸的加多。以後人數到齊了，他就可以照常講下去。

在講堂裏的演講，祇須向著一箇題目，因爲在座是原有的聽衆，都已經把某問題印在心裏了，至於在街市上的聚會，大約有一半的聽衆是常常變動的，由一箇問題跳到另一箇問題，比較相宜。街市的講演，必定要使聽衆覺有興趣，否則將失去其羣衆。儻若他的聲音講得微細，聽衆們因不知道他到底講沒有講，他們就會因旁的待要做的事使他們離開；這麼一來，講者就失其把握了。

說故事的演說體，也不適宜於此時；慣常有不會觀察的演說

者，以爲此地適用這種方法。但無論是什麼好的一箇故事，都有破壞聽衆的趨勢；因爲故事的性質，當歸到原有的結局之先，有許多地方要分開講，同一本書中分段似的。好故事的終結，常能引起一班聽衆歡笑。但在此種情境，每因開講以後時間太長，使他們不耐久等。而在一篇故事裏也不能三言兩句就能說把裏面的中心點說出來，想把一開一合的處所免去是不可能的。長的故事，固然有他的特別益處，可是我們在街市上的講演，這項是不適宜的。我們這時候講演須著重在猛烈的一閃，無須乎用在說很長的故事上。

街市的講演，須用短的句子，簡單字。一切辭藻，宜免去不

用；說的時候，要像把些事體告訴別人一樣，具一種極懇切的態度。我曾看見一箇人在街上與另一人談話，在那時候，他好像把外面的一切都忘掉了似的；講話著力而且懇切，並流露一種好的手勢，儼若他在羣衆裏面也是這樣，他算是成功了，可是有次當他一對聽衆的面，他自然的姿式忽然失去，脚也亂縮起來，手也不知道如何放置，所說的話，也不像從前的，簡直講起來使人老聽不見。

——搗亂者——

儼若自己的講演太不中聽衆的意，那是一定要失望。但平常慣有許多酒徒狂人，擾鬧的很難堪，以致向聽者們講演的時候，

把我們心裏預定的把握失掉。這時候最好避開他，換一箇地方再講。

儻若找到一箇有適當職業的聽衆，那末擾鬧就很少；至於還不易於駕馭他們，那就是講演者少練習的原故了。儻若其中有一人持反對的議論，我們應不顧恤精力，把正當的意思解訴給他，直到講演和諧以後。儻若他是一箇癡愚，或者是酒狂，最好把他引到旁的地方去。儻若是真正不易理喻的白癡，他雖然繼續無理的胡纏，在那時候，只要你仍然表現謙和的態度，靠近他的莊重人們，自然會使眼色減少他的胡鬧——這是在那項情形之下的最有效的方法。

但以外如警察的干涉，乃非我們用理論能與他們戰勝的。因為他們是受別人的被動；其主動的人，如警察長，法官，邑長等類，常常以不許可人民的發言權為得意。但有時如若用謙和的，動聽的，懇切而不刺激的理由感動這些警察，也未嘗不可以激發他們的意識，減少他們壓迫的舉動。儻若只說些招惱的話，或做些蠢的動作和抵抗的事情，他們就會暴怒之下忘掉他的理性而格鬥起來，結果，多是自己喫虧的。

第十六章 開會時之售賣書籍

開會時我們可以利用時機售賣書籍，但須注意下列幾點：

(一) 要把書賣給聽衆讀，我們在臺上須把關於書內的學說講一講，使聽衆心裏存著一番較深的印像。但他們的批評如何，可以不去計較。

(二) 我們如果是以宣傳爲目的，那末須鼓勵聽衆買關於我們主義的書本。

(三) 無論總賣或零售，須要使我們稍能贏餘，否則虧空起來，難償損失。

我們要知道。在開會的時候售賣適當的書，是很能使我們滿意。但賣書有兩箇時間，比較最有效果：一箇是開會以前，一箇是閉會的那刻。不過這裏有一件很緊要的事情須得注意一下——

就是售書時所說的招徠話。

售書的話語，須注意下列各問題：

(一) 書的著作者是誰？——自然所售的書籍，不一定全是講演者的著作；但抱宣傳為目之書本，大部都是與講演者同等意見的。

(二) 著者的目的是什麼？

(三) 這本書的主要題目是什麼？

(四) 聽眾為什麼須讀這本書？

以上幾件是關於售書話語的綱要。善於該項話語的，須首先能了解聽眾之興趣所在，當書籍沒有售賣以前。在同樣的許多聽

衆裏面，售書的話語，宜用種種的方法變動。但在街市的聚會，不必用言辭招徠，祇要把書陳列即可。如在演說以前售賣，當賣書的在聽衆座位行間來往的時候，講演者須得把書提及一下，引起他們注目。至於在交易的時候，如若書的價目定的妥當，賣起來可不至於擔擱時間。一角的，二角五分的，半圓的，一圓的，……都是妥當的價目。（按原著者國內銀幣除一角，半圓，一圓等類外，尚有二角五分一枚的。）因爲不妥當的定價，聽衆常不耐煩找出找入，因之把他們的需要擱去。

第十七章 結論

在完結這本書以先，我們把前面沒有講到的重要之處補說一說。

姿式必須好好的留意，尤其在開始的練習；將來的習慣，每由這裏養成。說話的姿式不要和小孩背書的一樣——不懂得所背的意義免強做些機械的動作那種模樣。

不要將手指，猶其是大姆指，一根根散開，好像筆桿兒插在蕃薯上一般難看。

當演說的時候，目光須各方普及，不可注視一隅。

不要運用手之前臂，否則如汲水的樣兒，須將近肩部分的手臂運動。手掌不宜像拏些東西向自己方面，如行催眠的手勢；但常須向外邊引伸，好像以自然的神情給物件與別人一樣。

練習一種說話的態度。講演歷史，詩歌，都可以仿效「說書」的那種樣兒。即如現在關於科學方面的乾燥事件，說的時候，最好把他編成有趣味的故事體講說。

儻若是年齡幼的，就不要使人輕視年小。鼓著勇氣登臺，儻偶然有些錯處，那末讓他錯點也不要緊；這是經驗上免不了的。

切勿輕視少的聽衆。在少聽衆前也須把演說精神充分的發揮，當做他們是大羣衆一般。如果在少數的聽衆裏不著意的演講，

第二次的人數將有愈形減少的趨勢。

留意演說時的語言，講出來須有抑揚頓挫而光滑。最忌的，就是在講演裏面引用外國語。

注意康健，猶其要保養喉部。演說者不抽煙，是他一項最大的益處。當喉部放弛之後，必須免去吸煙；吸煙最危險的時候，就是在剛演說完畢的那一刻，因為那時候喉部工作剛停，所有那部分的細胞都鬆露了。又在彼時飲烈性的液質，其結果也同樣的不好。演說者把這些習慣不改去，只有自遭其咎。儻若他非需要這些東西不可，至少必須距演說一兩點鐘以後來用不遲。

還有種使喉部損傷的原因，乃是由於在街市上或野外講演時

，竭力高吼之故。

當演說完畢，散會以前，須得著實思索一番；『我所講給聽衆的，都有充分的價值沒有？對於一般聽衆實在有沒有一點利益？』儻若自信不過，無論旁的甚麼演說條件充足，根本上已經是錯誤了；所有的東西，都是建立於沙堆上似的。

所發的議論，須常是確切的，客觀的，剛毅的。第一要對於題目有十分把握，其次要使聽衆了解你所說的是些什麼。早年演說者以爲所應持的態度要『用威嚴的話』；其實真理不一定決於人人點頭，儻若是對，即令有時候聽衆裏面有反對的，他們日久終會來取同一的態度。

謹慎的考量，通徹的研究，適當的威儀，這些確是我們演說的立足點。並且須充分的預備以待。到了適當的時機，於是：

「將你的雄聲波波送，一瀉千里不留停！」



附錄

辯論家應該熟讀的兩種名著

（高一涵先生）

（在北京法專辯論會的講演）

我今天要想講的兩種著名，是很陳舊的，並不是新出來的著作，在座諸君想必人人都知道，或者也許有多數人已經讀過了。所以暫且爲諸君畱下一箇「悶葫蘆」，待到講完之後，好讓諸君去自行打開看看，方有趣味。

演說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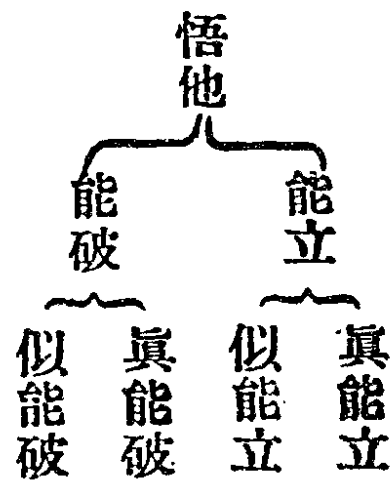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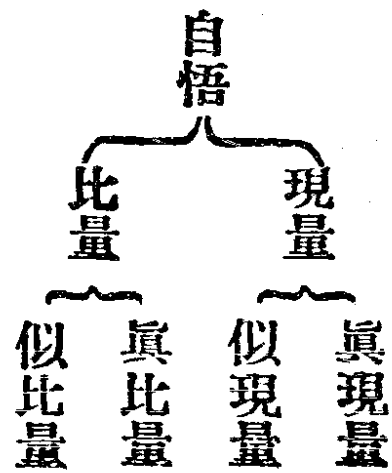
六九

我現在要想提前說明的：（一）是辯論的重要，（二）是辯論的方法，（三）是辯論家臨機應變的竅訣。

（一）辯論的重要

中國人罵人有句俗話：叫做『面目可憎，語言無味』。『面目可憎』，是自然的責任，我們還可以推諉得過；但是『語言無味』便是我們自己的責任，一點都推託不掉了。可以講辯論術的人，也不盡然在免掉『語言無味』的毛病，還有許多更大的，更重要的用處。因為人生在世，有必不可少的兩種責任。（一）是『自悟』，（二）是『悟他』。因明入正理論上有四句頌文，把『自悟』『悟他』分爲兩大門，每門各分四類，總共八類，叫做

『八義』。且列表如下：



人生在宇宙中間，全憑五官，直接去感受外界萬事萬物的現像的刺激，這就叫做『現量』。現量刺激到人的五官上來，然後用意識把他融會貫通起來，便成了事物的『概念』。有了『概念』便建為標準，然後用他去『推理』。孔子由『格物』然後『致知』，也是這個道理。人類的思想學術——凡是知識，都由此發

生，佛家所說的『因明』，是追求萬事萬物的正當原因的方法；墨家所說的『辯』，是分別是非真偽的方法；杜威所說的『思維術』，（HOW WE THINK）是求得真確思想的方法。不懂得佛家的因明，便得不到佛家的『勝義』；不懂得墨家的辯，便得不到墨家『辯勝，當也』的『當』；不懂得實驗主義家的思維術，便得不到能夠實驗的思想。

但是『現量』單靠五官去感覺事物的狀態，還不會用意識去度量他；『比量』便要用意識去比較類推纔可得到。所以『比量』必定要有兩個以上的事物概念同時發見於心中，換句話說：就是拿從前已經知道的，來比較或類推現在還沒有知道的，由此纔

可以得到是非可否的判斷。

『現量』和『比量』都是可以得知識的方法，都是『自悟』的法門。

但是佛家所說的『因明』，最重要的用處；卻不在乎自悟，而在乎『悟他』。因明入正理論開始就說：

能立與能破，及似唯悟他；現量與比量，及似唯自悟。

窺基解釋過：

雖不自曉無以悟他，理應頌中後他先自。但以權衡之制，本以利人。故先悟他，後方自悟。

原來宗教家是教人先『信』，然理『明』，科學家卻教人先『明』

然後『信』。從『信』字上下手的宗教家尙且離不掉辯論；何況從『明』字上下手的科學家呢？講玄學的人，可以說天地間有『非言可喻』的道理，講科學家的人——猶其是講法律學政治學的人，萬不能說天地間有『非言可喻』的學理。老子可以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是治法律學治政學的人斷乎不能說『政可政，非常政，法可法，非常法』；一種主義，非得多數人擁護，不能實行；一種政策，非得多數人了解，不能實用。要想多數人擁護和多數人了解，便非從宣傳上著手不成。

而且政治家的主張和科學家的定律不同：科學上的定律有絕對不許人家立異的，政治學上的主張卻不能使人家絕對不能立異

佛家和墨家的辯論都是從有異同上起的。佛家『相符極成』是謬誤，所以窺基說道：

對敵申宗，本諍同異，依宗兩順，枉費成功。

墨子說道：

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也。希臘自哲人派（Sophist）出來，思想界紊亂極了，因此，纔發現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辯正法』；（Dialectics）中國自諸子百家出來，思想界也紊亂極了，因此，纔造成墨家的辯論法；印度因為旁門外道太多，因此，纔產出佛家的因明學。由此可見辯論的目的，積極的方面，固在『安立正道』；消極的方面，卻在『為破邪論』（

因明大疏卷一。

這種積極方面就是『能立』，怎麼叫做『能立』呢。因明大

疏上說道：

因喻具正，宗義圓成，顯以悟他，故名能立。消極方面，就是『能破』，怎麼叫做『能破』呢？因明大疏上又說道：

宗義各定，邪正難知，由況旣彰，一由「因」況「喻」彰
謂顯也）是非遂著。功成勝負，彼此具明。

故辯論家不能做到是非遂著彼此具明的地步，便不配稱為辯論家

！

以上說明辯論的重要。

(二) 辯論的方法

我們雖然知道辯論的重要，如果不懂得辯論的法術，或者『笨嘴拙腮』或者『言不壓衆』，也斷乎達不得『悟他』的目的。要想達到『悟他』的目的，必定要先懂得辯論的幾種法術。

A 立宗

大凡辯論家必定有箇論辯的方式，故新因明有『三支法』西洋邏輯有『三段法』新因明的『三支法』例如：

聲是無常——宗，

所作性故——因，

凡所作者，皆是無常，譬如瓶等——喻。

邏輯的『三段法』例如：

凡所作者，皆是無常——例，

聲是所作——案，

故聲是無常——判。

因明的『宗』就是邏輯的判『判』——或者叫做『案』。

什麼叫做『宗』呢？窺基說道：

宗是何義？所尊所崇所主所立之義。

辯論家最忌諱的是宗旨不明——說來說去，令人莫明其妙。所以雄辯家一上講臺便要提出自己所辯的宗旨。可是辯論的功用，就在判別邪正；必在『宗義各定，邪正難知』的時候，纔值得辯論。

，因爲『對敵申宗，本諍同異』如果毫無異同。便用不著辯論了，所以因明學中祇說『不顧論宗』可以爲宗，其餘如『偏所許宗』。『先業稟宗』，『傍憑義宗』等都立爲不可建立。

什麼叫做『不顧論宗』呢？因明大疏上說道：

不顧論宗，隨立者情所樂便立。如佛弟子立佛法義，或者善外宗，樂之便立，不須定顧。

翻成白話便是『在自己歡喜怎樣主張，便怎樣主張，不管人家贊成不贊成』。唯一的條件就是我所提出來的宗，是還沒有經過人家共同承認的宗。因此，纔有辯論的必要。辯論的結果，一定要把還沒有經過人家承認的宗，變成人人一定要承認的宗，這

就叫做『是非遂著』，『彼此具明』。因此，纔顯出辯論的功用。

B 辯因

辯論家既已把還沒經過人承認的宗提出來，便已是走上戰場了，應該預備兩種對敵的方法：（一）是進攻的方法，（二）是保守的方法。因為人家既不承認我所提出來的宗，我當然要在消極方面準備人家質問。在積極的方面，準備說明我所以立這箇宗的理由。因此便到了辯論原因的時期。

『體有二，所謂『生』『了』。』什麼叫做『生因』呢？就是萬事萬物的正當原因，必須要自己去找出。我所找出來的因，

彷彿是由我自己生出來的因，所以叫做『生因』。什麼叫做『了因』呢？用我的生因去引起人家覺悟的動機，他這種覺悟的動機，便叫做『了因』。生因之中，量重要的是『言生因』；了因之中，最重要的是『智了因』。所以因明大疏中說道：

因者『言生因』，明者智了因。由言生故，未生之智得生，由智了故，未曉之義今曉。

由此可見辯論家的能事：（一）在善用言詞，顯出沒有明白的道理；（二）在使他人一聽到我的話，就明白他從前不會明白的道理。這箇『言生因』，就是把自己得到的正確道理，發爲言詞，使人家一聽就懂得；這箇『智了因』，就是對於人家所說的道理

，用智力去感應，使自己一聽就明白。這就是辯論家用言語挑動聽衆的覺悟動機，聽衆用智力來感應辯論家所說的妙旨。故『言』和『智』是辯論場上兩種最緊要的武器。辯論人沒有好言詞去挑動人家心機，便要使聽衆『昏昏思睡』；聽來不用智力去感受辯論家的妙旨，便要使辯論家『對牛彈琴』！

〇引喻

喻是辯論家說明那不容易說明和不容易知道的道理的唯一武器。在整千整萬的演說場中，用玄奧的理論去證明玄奧的道理，總是勞而無功。因爲用人所不知的理論去證明人所不知的道理，總不如用人所已知的事實去證明人所不知的道理，可使人容易理

解，因此可見喻的用處。

什麼叫做『喻』呢？且看因明大疏上說道：

立喻者，謂以所見邊與未所見邊和合正說。師子覺言：所見邊者，謂已顯了分；未所見邊者，謂未了分。以顯了分顯未了分，令義平等。所有正說，是名立喻。

喻者譬也，况也，曉也。由此譬况，曉明所宗，故名爲喻。

這就是中國惠施所說的『夫說者固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的意思。

但是引喻有幾箇條件：（一）要實事不要理論，（二）要是

人人所知道的實事；（三）要是不討人厭的實事。所以因明論上常常舉瓶來喻聲；蘇格拉底也常常舉醫生，樂師，船家……來喻公道人或政治家。——這都是孔子所說的『能近取譬』的道理。

（三）辯論家臨機應變的竅訣

以上所說的三項，是辯論的方法，以下再說明辯論家臨機應變的竅訣。這些方法是死的，是機械的；要把他們活潑運用起來，纔能發生效果。由運用的好壞上，可以看出辯論家本領的高低。

辯論家臨機應變的竅訣有三：

A 設計誘敵

在學術上爭真理，可用正當的方法取勝。同人家爭是非利害，可用出奇制勝的方法取勝。外交上用的辯論術，和學術上用的辯論術不同；因為說明真理，全憑智慧，折衝尊俎，卻半靠權術；所以辯論家有時應該用堂堂正正的陣法，有時卻不妨用詭計奇謀。

蘇格拉底同哲人派辯論，許多地方確是一種詭辯。可是他的方法，卻安排得如天羅地網一般，教人一入他的圈套，便祇能鑽進死門，一點尋不著生路。等到自己覺悟的時候，就是想回頭，已經不能殼了。且看蘇氏和人家論『公道』：(Justice)

蘇——然則公道之人，究於何種之金錢組合上，始有用乎？

派 (Polenarchus)——當汝欲穩固妥慎儲金時，則有用矣。

蘇——……當兩人相博時，彼善擊人者，非善拒人之擊者乎？

派——然。

蘇——最善避疾病者，豈非即善製造疾病者乎？

派——然。

蘇——善於整部曲嚴壘之軍人，非即最善於襲擊其敵人者乎？

派——誠然。

蘇——然則最善於保守一物者，亦即最善於竊物者乎？

派——此又爲吾儕推論之結果也。

蘇——是則公道之人，既保藏金錢，亦即善盜竊金錢之人也。

派——以理而論，是誠然也。

蘇——然則公道之人，終不免爲盜行者矣。

蘇氏的辯論術，先忖度他人心中所想說的，自己代爲說出，使人聽到不能不點頭。你如果不點頭，倒還罷了；你如果點頭幾下，他論鋒一轉，便直刺到你的痛處，使你不能變口。教你承認不可，不承認又不可，結果祇令辯論者面紅耳赤而去！

B 隨順他心

『游說』也是辯論的一種，但是游說人而不能教人覺悟，使他丟自己的主張，來服從我的主張，便不能收游說的效果。佛家最注重游說，因爲游說也是『悟他』之一法；游說的條件：（一）

要到什麼地方說什麼話，（二）要看見人家歡喜什麼說什麼。當人家做生時，你說些死亡逃絕的話，當人家開弔時，你說些開心話，結果便同在『和尚面前罵禿顛』一樣。所以瑜伽論論處所時說道：

云何論處所？當知有六種：一於王家，二於執理家，三於大衆中，四於賢哲者前，五於善解法義沙門婆羅門前。（和尚），六於樂法義者前。（念經行善的人。）這就是叫人『見風轉舵』的方法。

但這祇是消極的法子，還有積極的法子。積極的法子，就是教人聽到你游說之後，喜笑顏開的歡喜你，且看瑜伽論說道：

應供者，……隨順他心而起言說。……言詞柔軟，如對善友。是名應供。

這是教人察『言觀色』的方法。一開口便教人討厭，就是說得『天花亂墜』，總是『格格不入！』

○莊重言容

演說場中，聲音笑貌，姿勢態度，也要經過一番講究。戲子上臺，『嗓音』『口白』『臺步』『身段』……都要和戲中的情節相稱，纔可以引起臺下觀衆的興頭。演說家要想引起人家的興頭，也有訓練言語容貌的必要。瑜伽論說：

言具圓滿者，……謂具五德：一不鄙陋，二輕易，三雄朗，

四相應，五義善。不鄙陋者，謂離邊方邊國鄙俚言詞。輕易者，謂有所說皆以世間共用言詞。雄朗者，謂依義建立言詞，能成彼義巧妙雄壯。相應者，謂前後法義相符不散。善義者，謂能引發勝生定勝。無有顛倒。又此論聲，由九種相，言具圓滿：一不雜亂，二不麤獷，三辯了，四限量，五與義相應，六以時，七決定，八顯了，九相續。如是一切相，總名言具圓滿。

演說家如果能『言具圓滿』，那麼，說出來的話，自然是句句中聽，語語入妙，精神一貫，首尾銜接了。

演說家的態度要從容不迫，一登臺便低頭縮頸，耳紅面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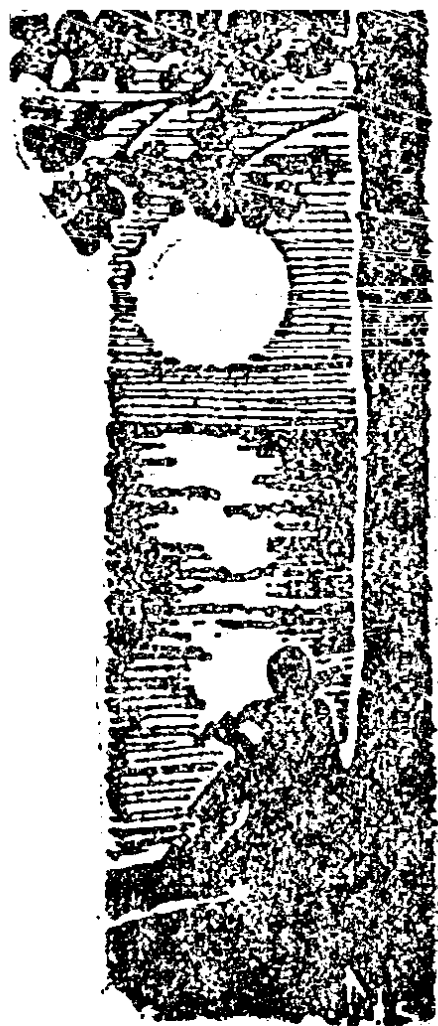
或縮手縮腳，或抓頭摸嘴，總有些教聽的人難受。這叫做『處女演說』，『瘋演說』。這樣演說姿態，在稠人廣衆之中，和尊嚴莊重的席上，是最不行的。所以瑜伽論說：

無畏者，謂如有一處在多衆雜衆大衆執衆諦衆善衆等中，其心無有下劣憂懼。身無戰汗，面無怖色。音無奢吃。語無怯弱。如是說者，名爲無畏。

佛祖得到這種祕訣，所以『迦陵仙音，遍十方界』在演說臺上，『大獅子吼』『發海潮音』每開一次大會。即受一次歡迎。

我的結論就是想人第一要知道辯論的重要；第二，要熟習辯論的方法；第三，要精練辯論的技術。如果三者兼具，雖然有多

少書要讀，但是初入門的時候，最少卻不可不先讀熟佛家的因明論，和柏拉圖的共和篇。



中山叢書

精裝二冊定價大洋四元五角
平裝四冊定價大洋三元五角

全書百餘萬言 中山先生著述極爲完備

內容分

- ①遺像
- ②遺墨
- ③遺囑
- ④傳略
- ⑤主義
- ⑥方略
- ⑦演講
- ⑧學說
- ⑨宣言
- ⑩書牘
- ⑪雜著
- ⑫附錄

增補特種

中山叢書

精裝二冊定價大洋三元五角
平裝四冊定價大洋二元五角

本書店爲普及 孫總理主義及購讀者便利起見重行排印增補特種
版本字跡大小如故售價則力求低廉除原本叢書所有之稿件外更將
最近由各方面搜集所得之 總理遺著數十種分別增入是本叢書實
爲完美無缺之唯一良本矣

上海北河路八號
太平洋書店出版

優雅贈品

孫中山先生是我們中國有史以來的唯一人傑，他老人家的學問，是何等的淵博！他老人家所演講的三民主義，提醒全世界的人類，——尤其是我中國們，是何等的有力啊！我們如果是要享自由平等的幸福，就不可不實行三民主義。本店為宣傳三民主義起見，用特印行 **袖珍本三民主義**。印刷既極精良，裝訂尤為美麗。凡我同志，購此以贈親友，一則傳播革命思想，一則十分雅緻，實是無上的優雅贈品。

精裝一冊 定價大洋七角

平裝一冊 定價大洋四角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社會問題叢書

(全書共百餘種)

近代社會問題之思潮奔騰澎湃不可言狀環顧海內關於社會問題絕無專書本書店爰將中外各國極有力的社會問題之論著聘請名家譯纂成書內涵經濟政治法律勞動農民婦女教育等等著作茲已有多種在排印中(名目列下)先發售單行本以應社會之需求其餘一俟譯纂就緒陸續出版

土地國有論
世界經濟之大勢
婦女自覺史
馬克思主義概說
社會階級論
勞動組合論
社會主義與農民運動
無產政黨與勞動組合
各國勞動者教育發達史
防貧問題
馬克思國家論
列寧主義大綱及列寧年譜
馬克思與列寧之農業政策

各國農民運動之現勢
各國勞動運動發達史
婦女與勞動
社會問題總論
恐慌論
無產階級國際團結發達史
普通選舉與無產政黨
各國勞動者教育發達史
兒童問題
勞動保險
婦女問題的研究所
生物學與產兒限制
文學之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及其適用

產業革命史
各國勞動運動之現勢
失業問題
社會思想發達史
社會政策
農民教育論
無產階級與無產政黨
婦女參政權問題
馬爾莎斯人口論
民衆娛樂
經濟思想史
列寧主義的理論及實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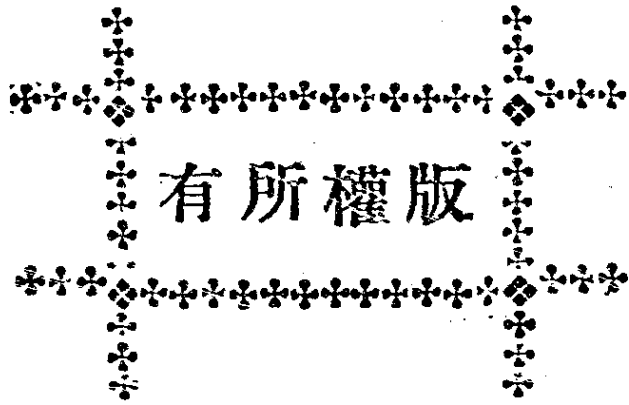
上海太平洋書店出版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六年三月三版

演說術全一冊

實價大洋二角

外埠酌加郵費



版權所有

原著者

Arthur M. Lewis.

編譯者

殷 凱

發行者

太平洋書店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印刷者

太平洋印刷公司

上海怡樂路餘慶里一弄

分售處

廣州大東書局 漢口東壁圖書社
武昌太平洋書店 南昌太平洋書店
瓊州中華書局 長沙泰東圖書局

57

772-427

772-427